

考訂白龍堆遺址並推介中華民國地圖集

陳祚龍

敦煌學散策新記之一

一、前言

計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個人隨得實行「流」學於歐西以來，我便認定：我們果欲做好振興中華固有的學術與弘揚國族傳統的文化之工作，倒亦無妨分神合力，去善用那一大批所謂原由敦煌莫高窟「出土」，而總共為數不下三萬的殘、全漢文卷冊，各個認真厲行研究，以便多獲有關「問題」的「發現」與「發明」！事實上，我

國內的學報雜誌所發表之有關拙作，為數也已不下二十篇（參看民國六十二年十月一日出版的新知雜誌，第三年第五期，頁35—39內載之拙作「敢請大家「迎頭趕上」去」）一言以蔽之，這無非顯示個人究已怎樣竭誠地敬望同胞，對於如此的「國寶」，能在力行盡分齊心復興祖國文化之際，做好認真切實的「善用」！

敢說，這樣的卷冊，其中的一字一行，無不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古往中國各地文史的演變與東、西文化交流的景象。特別是，即使它們悉為「鬼畫桃符」，亦必足資我們用以「辨證」、「補訂」、「考鏡」目前坊間流傳的「經籍」、「大典」

記得去年七月中旬於巴黎所舉行的第二十九屆「東方學」學者會議之中，當時竟有那樣多的外籍同道「朋友」，來與我「大勢」討論中亞人文、地理的演變。當他們聽過我以「Note sur la "Source de la Fille de Jade" de Toven—horang」為題所結撰的論文之後，竟

內載之有關敘述。記得至少就在拙作「國際「敦煌學」研究綜述」（原載民國六十年五月出版的新中國評論，第四十卷第五期，頁3—7）之中，我即曾將當代國際學林間的有關學人、學者、宗師、大匠；，各個對於這種既專門而又複雜的「學問」所作之「考探」真情，加以一番簡介與作過一些「交代」。此外，除却歷來我在歐西學林所刊佈的那些有關專書與論文（其中實際主要包包括個人對於這種專「學」所作的一些「發現」與「發明」）不講，單說最近三年之中，我在

然都是與高采烈與異口同聲地表示：希望我日後可以繼續特別多予提供一些有關課題的鑽研「成果」，使使他們可以用作各個厲行「探驪得珠」的參考。

就在中華民國地圖集第三冊：中國北部；丁三三：甘肅寧夏西部地形圖及丁三四：甘肅寧夏西部人文圖（張其昀博士主編，民國五十年十月，台北國防研究院印行）之中，我於各圖⑤之右上方，原經標明的大泉附近，看到註有「白龍堆」的地名。另外，我在該地圖集第二冊：中亞

大陸邊疆——西藏地方、新疆省、蒙古地方：戊十五月，台北國防研究院印行）之中，復於其①⑤之左下角，原經標明的羅布泊之左上方，看到註有「白龍堆」三字。這可真是使我至為欽佩張博士的博瞻與學邃，同時，深覺他的這種「地圖集」，實在是值得多方加以推介於國際的學林！不過，現在為免讀者對於「白龍堆」一名的兩用之原委，因其照例未附任何的「解說」，或得發生一點兒「疑難」起見，所以我不揣樸味，撥冗把筆成此小品，尚祈四海方家，不吝賜予指正。

二、考訂

本來，衆所週知：現在坊間實際還流行着「一大堆有關中華史地的圖籍或辭書，譬如：

- ① 敦煌縣志（蘇履吉等纂修，道光辛卯春鐫）。
 - ② 辭海（已集水部「流沙」條；丑集大部「大漠」條；午集白部「白龍堆」條）。
 - ③ 漢書西域傳補注（徐松撰，西域三種所收）。
 - ④ 西域水道記（徐松撰，西域三種所收）。
- 這樣的「述作」，對於古往敦煌的建置，以及其境

內與其毗鄰的一些名山大川暨其如何會為東、西交通之中心等「問題」，多少皆有一番「宣演」；但我還得說：只因已往我國的學人，每當行文遺詞的時候，多半一面少有「小心求證」的習慣，一面缺乏嚴謹準確的精神，故其「述作」之中，屬於「似是而非」、「模稜兩可」、「張冠李戴」的「玩意」，竟可謂為「俯拾即是」！現在我且單以上引的敦煌縣志(卷二)所謂：

『白龍堆。郡國記：敦煌正西關外，有白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東倚三危，北望蒲昌，是為西極要路，今無可考。』

來講，其中雖言：「敦煌：有白龍堆」，但云：「今無可考」，我怕此實只可說明這種「縣志」的纂修人，過去根本無心對於「問題」，稍予費力加以稽「考」！除此以外，關於上引的徐松之那兩種專著，它們固得算為徐氏最傑出與定許「不朽」之鉅製，而且實際仍係目前究治「西域」史地所不可或缺之最基本與最緊要的參考大典，但不幸徐氏對於「番胡」文化之認識與瞭解，由於似欠深厚，故其所作的某些「考證」，猶應詳予補充與辨正，譬如：他所談及的哈喇淖爾(Cara nor)，實際唐時唐人但只將其名為與胡泊！要知道：就像這樣的「消息」，說來固係微之又微，小之又小的「玩意」，但我怕世人並不能否認：它倒極為有助於我們去藉此探悉當年「胡」漢文化交流的實際情景之一斑！對於這種「問題」，我當別行為文加以解述，故且不予贅陳。

就我所知：事實上，自兩漢到趙宋以前的敦煌任女，什九向即喜以「三危」(亦作「三峴」，或作「三崑」)「流沙」，「鳴沙」(亦作「鳴砂」)、「神沙」、「龍沙」、「白龍堆」(嘗經省作「龍堆」)、龍塞、紫塞、「玉塞」、「玉關」等名詞，作為敦煌(唐人習作燉煌)的「代名詞」，雖然這樣的一堆「代名詞」，各個

皆有其實際的「方位」，而只係敦煌境域以內一部份或其毗鄰的地域之「專有名詞」！至於他們的這種習慣，如若不是敦煌卷冊實際存有二是足可為其旁證的文字，讀者必會責我徒知試行「危言聳聽」！到如今，對於他們的這種習慣，苟不亟予「認識」與「瞭解」，那麼，凡屬從事「宣演」、「解說」古往敦煌文史的學人，必易「望」文而生錯「說」、謬「釋」、奇「談」與怪「論」，結果，我敢說：自然是在費了各個的心力與時光，以及只可貽誤後學而已！此刻為了證明我並未行「無中生有」，故特謹將某些敦煌「碑記銘讀」等篇章之中，所可見到諸如上述那些實際無非「泛指」敦煌的「代名詞」，且以「引得」之「通檢」之方式，依次表列如左(本來我可把筆隨予逐錄有關全文，但因不幸受了篇幅的限制，故今只得悉予省去)。另外，並將所有足資我們考訂「白龍堆」之某些敦煌古鈔「方志」內收之文字，摘要排比逐錄，隨附於後。至於西文的S字母，實為現仍藏於倫敦布列頓博物館(British Museum)，原由斯坦因(A. Stein)蒐集的敦煌卷冊之簡稱。談及西文的P字母，實為現仍藏於巴黎國民圖書館(Bibliothique

nationale)，原由伯希和(Paul Pelliot)蒐集的敦煌卷冊之簡稱。請看：

(一) 三危(亦作「三峴」，或作「三崑」)

- S、三九二九：(董保進修功德記)。
- P、二〇二一：(索義習窟銘)。
- P、二五五一：(李義修功德記)。
- P、二七六一：(張淮深修功德記)。
- P、二九九一：報恩吉祥之窟記。
- P、三六〇八：大唐隴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記。
- P、三七二〇：莫高窟記。
- P、三七七〇：張族慶寺文。
- P、三七九三：(張和尚寫真讚)。
- P、四六四〇：隴西李家先代碑記。
- P、四六四〇：吳僧統碑。
- P、四六四〇：(索義習窟銘)。
- P、四六四〇：翟家碑。
- (二) 流沙
- P、二〇二一：(索義習窟銘)。
- P、四六三八：(陰處士碑)。
- P、四六四〇：(陰處士碑)。
- P、四六四〇：(隴西李氏再修功德記)。
- P、四六四〇：(索義習窟銘)。
- P、四六四〇：翟家碑。
- (三) 鳴沙(亦作「鳴砂」)
- P、三七一八：(張良真寫真讚)。
- (四) 神沙
- P、二〇二一：(索義習窟銘)。
- P、四六四〇：(索義習窟銘)。

(五) 龍沙

- S、一六五五：白鷹呈祥詩二首并序。
- S、四八六〇：柳建伽藍功德記并序。
- P、二八四二：(張懷慶貌真讚)。
- P、三五四一：(張善才貌真讚)。
- P、三五六四：莫高窟功德記。
- P、三六三〇：(閻會恩貌真讚)。
- P、三七一八：(范海印寫真讚)。
- P、三七一八：(李潤晟貌真讚)。
- P、三七八一：(敦煌某氏修功德記)。
- P、四六六〇：(張祿貌真讚)。
- (六) 白龍堆(嘗經省作「龍堆」)
 - P、三六七七：(金霞遷神誌銘)。
 - P、四六四〇：(霍家碑)。
 - P、四六六〇：(索義誓窟銘)。
- (七) 龍塞
 - P、二九七〇：(陰善雄貌真讚)。
 - P、三七九二：(張和尚寫真讚)。
- (八) 紫塞
 - P、二九一三：(張淮深墓誌銘)。
 - P、三七一八：(張政信貌真讚)。
- (九) 玉塞
 - P、二〇二一：(索義誓窟銘)。
 - P、二四八一：(常定政事樓廳記)。
 - P、三五五六：(敦煌某氏諱慶德貌真讚)。
 - P、三七二八：(曹盈達寫真讚)。
 - P、三七一八：(閻勝全寫真讚)。
 - P、四六六〇：(索義誓窟銘)。
 - P、四六六〇：(王景翼貌真讚)。

P、四六六〇：(陰文通貌真讚)。

(十) 玉關

P、四六四〇：(隴西李氏再修功德記)。
 (說明：上列各卷下作之篇題，如未括以半圓弧，則指原有，不然即指經我加以簡略或新擬。)

(四)

P、二〇〇五：沙州都督府圖經(參看羅振玉纂敦煌石室遺書所收的「沙州志殘卷」)說：
 『又西北流六十里，至山闕烽。水東即是鳴沙流山(龍按：羅氏原附「校錄札記」曰：流字疑衍)。其山流動無定，峯岫不恒。俄然深谷爲陵，高崖爲谷。或峯危似削，孤岫如畫。夕疑無地，朝已干霄。中有井泉，沙至不淹。馬馳人踐，其聲若雷。其水西，有石山，亦無草木。又東北流八十里，百姓造大堰，號爲馬圈口。其堰，南北一百五十步，濶二十步，高二丈，總開五門，分水以灌田園。荷鍤成雲，決渠降雨，其腴如涇，其濁如河。加以節氣少雨，山谷多雪。立夏之後，山暖雪消。雪水入河，朝滅夕漲。其水又東北流四十里，至沙州城，分派灌溉。北流者，名北府東流者，名東河。水東南流者，二道(龍按：原註曰：一名神農渠，一名陽開渠)。

州西北，又分一渠，名都鄉渠(龍按：羅氏原附「校錄札記」曰：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西渡都鄉河，至陽關，殆即此渠)。又從馬圈口，分一渠，於州西北流，名宜秋渠。州城四面水渠側，流觴曲水，

花草菓園，豪族士(龍按：原本作士)流，家家自足。土不生棘，鳥則無鴉。五穀皆饒，唯無稻黍。其水溉田即盡，更無流派。

『七所渠：

宜秋渠：長二十里。

右，源在州西南二十五里，引甘泉水，兩岸修堰十里，高一丈，下濶一丈五尺。其渠下地，宜晚禾，因號爲宜秋渠。

孟授渠：長二十里。

右，據西涼錄：敦煌太守趙郡孟敏，於州西南十八里，於甘泉都鄉(龍按：羅氏原附「校錄札記」曰：甘泉上於字，殆衍文。今本西涼錄(十六國春秋卷九十一)：呂光龍飛二年，段業叛光，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爲沙州刺史，而不載造渠事。今本十六國春秋，出明人手，乃采輯而成，多所奪誤，當據此書補正)斗門上，開渠溉田，百姓蒙賴，因以爲號。

陽開渠：長一十五里。

右，源在州西南十里，引甘泉。舊名中渠。據西涼錄：刺史楊宣，移向上流(龍按：羅氏原附「校錄札記」曰：考西涼錄不載宜刺沙州。惟前涼錄三(十六國春秋七十二)張駿傳：咸康元年，分敦煌、晉昌、高昌三郡及西域都護、戊巳校尉、玉門大護軍三營爲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爲刺史。是宜乃前涼人，此西涼錄，殆前涼之譌。但今本前涼錄，亦奪宜開渠事，當據

補。下北府渠條稱：前涼時，刺史楊宣，則宜確是前涼人，與駿傳合，造五石斗門，堰水溉田，人賴其利，因以為號。都鄉渠：長二十里。

右，源在西南一十八里，甘泉水、馬圈堰下流，造堰，擁水□（龍按：原本作口）里，高八尺，闊四尺。諸鄉共造，因號都鄉渠。

北府渠：長四十五里。

右，源在州東三里，甘泉上中河，斗門為其渠北，地下每年破壞。前涼時，刺史楊宣，以家粟萬斛，買石修理，於今不壞。其斗門，壘石作，長四十步，闊高各三丈。昔敦煌置南府、北府，因府以為渠名。

三丈渠：長五里。

右，源在州東三里，甘泉水上，於河斗門南向東修堰，穿渠一十三里，其渠闊三丈，因以為號。

陰安渠：長七里。

右，在州西南六里，甘泉水上。據西涼錄：敦煌太守陰澹，於都鄉斗（龍按：羅氏原附「校錄札記」曰：原誤升，今改正。以下數斗字，原並誤升）門上，開渠溉田

（龍按：羅氏原附「校錄札記」曰：澹仕前涼張軌，此西涼錄，亦前涼錄之譌。又澹造堰事，張軌傳及澹本傳，均不載，亦奪佚），百姓蒙利而安，因以為號。

（三所澤）：

大井澤：東西三十里，南北二十里。

右，在州北十五里。漢書西域傳：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討昆彌，至敦煌，遣使者按行，悉穿大井（龍按：羅氏原附「校錄札記」曰：漢書西域傳下烏孫傳載此事作：案行，穿卑鞬侯井。孟康注：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案

西域圖志：白龍堆，在敦煌縣西境，引漢書地理志：敦煌郡正西關外，白龍沙堆。是均謂白龍堆，在敦煌西。此志謂大井渠，在縣北十五里，與孟康說不合，因號其澤曰大井澤。

二所堰：

馬圈口堰：

右，在州西南二十五里。漢元鼎六年造。依馬圈山造，因山名焉。其山周迴五十步。自西涼已後，甘水湍激，無復此山。

二所廟：

先王廟：

右，在州西八里。西涼錄：涼王李暹諡父為涼簡公，於此立廟，因號先王廟。其院周迴三百五十步，高一丈五尺。次有一廟，是薑子潭、讓、恂等廟，周迴三百五十步，高一丈五尺，號曰李廟，屋宇除毀，階墻尚存。

孟廟：

右，在州西五里。按：西涼錄：神□二年，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為沙州刺史，卒官（龍按：羅氏原附「校錄札記」曰：神下原缺一字，當是璽字。敏仕段業，業以呂

光龍飛二年，叛光自稱神璽元年），葬於此。其廟周迴三百步，高一丈三尺。【二十祥瑞】（龍按：此後且與P、二六九五號「卷子」所有者，令行參校）：蒲昌海五色：

蒲昌海五色：

右，大同天授二年臘月，得石城鎮將康拂就弟延地舍撥狀稱：其蒲昌海水，舊來濁黑混雜。自從八月已來，水清明徹底，其水五色，得老人及天竺婆羅門云：中國有聖天子，海水即清無波，奴身等歡樂，望請奏聖人知者。刺史李無虧表云：准（龍按：原本作准）水五色，大瑞。謹檢瑞應圖、禮斗（龍按：原本作升。羅氏原附「校錄札記」曰：升乃斗之譌）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傳海夷也。天應魏國當塗之兆，明土德之昌。」

(廿)

P、二〇〇九：西州圖經（參看羅振玉纂敦煌石室遺書所收的「西州志殘卷」）說：

（以上缺）

道十一達：

赤亭道：

右道，出蒲（下缺）。

磧灘雜沙（下缺）。

新開道：

右道，出蒲（下缺）。

觀十六年（下缺）。

有泉井（下缺）。

之厄，今見阻賊不通。

花谷道：

右道，出蒲昌縣界西，合柳中，向庭州，七百卅里，豐水草，通人馬。

移摩道：

右道，出蒲昌縣界，移摩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七百卅里，足水草，通人馬車牛。

薩捍道：

右道，出蒲昌縣界，薩捍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七百卅里，足水草，通人馬車牛。

突波道：

右道，出蒲昌縣界，突波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七百卅里，足水草，通人馬車牛。

大海道：

右道，出柳中縣界東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誤。有泉井，鹹苦，無草。行旅負水擔糧，履踐沙石，往來困弊。

烏骨道：

右道，出高昌縣界北，烏骨山，向庭州，四百里，足水草。峻嶮石巖，唯通人徑，馬行多損。

他地道：

右道，出交河縣界，至西北，向柳谷，通庭州，四百五十里，足水草，唯通人馬。

白水潤道：

右道，出交河縣界西北，向處月巴西

諸蕃，足水草，通車馬。

銀山道：

右道，出天山縣界西南，向焉耆國，七百里，多沙磧齒，唯近烽足水草，通車馬行。』

(四)

S、三六七：沙州伊州地志【參看羽田亨撰「唐光啓元年寫本沙州伊州地志殘卷考」(一九五七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唐代文獻叢考(萬斯年輯譯)，頁七二—九四所收者)】說：

〔(原缺)〕

(龍勒泉)：(原缺)志云：漢貳師將軍，(下缺)駒以歸，愍而放之，來至(下缺)，以為龍勒泉。

(龍堆泉)：(原缺)飲此水，鳴嘶(原本作噴)宛轉，迴旋而去，因(下缺)堆(原本作塚)，似龍，亦以為名。

壽昌海：(下缺)。

(濕洼)水：(原註曰：屈曲周迴一里餘，深淺不測。漢得天馬處也)。

大渠：(原註曰：縣南十里，源自濕洼水)。

長(渠)：(原註曰：□□十里)。

石門潤：(原註曰：源自縣南三里)。

無鹵潤：(原註曰：源□縣西南十里)。

石城鎮：東去沙州二千五百八十里。去上都六千一百里。本漢樓蘭國。漢書西域傳云：地沙、少(田)，出玉。傅介子既殺其王，漢立其弟，更名鄯善國。隋

置鄯善鎮，隨亂，其城遂廢。貞觀中，

康國大首領，東來居此城，胡人隨之，

因成聚落，亦曰典合(龍按：一作典谷，參看後引之壽昌縣地境)城。其城，四面皆是沙磧(原註曰：上元二年，改為石城鎮，隸沙州)。

屯城：西去石城鎮一百八十里，鄯善質子尉屠着歸，單弱，請天子：國中有伊循(原本作脩，下同)城，城肥美，願遣一將，屯田積穀，得依(原本作衣)其威重。漢遣司馬及吏士，屯田伊循以鎮之，即此城，是也。胡以西，有鄯善大城，遂為小鄯善，今屯城也。

新城：(原註曰：東去石城鎮二百卅里)原本作裏，下同)康艷典之居鄯善，先修(原本作脩)此城，因名新城。漢為弩支(原本作之)城。】

蒲桃城：(原註曰：南去石城四里，康艷典所築，種蒲桃於此城中，因號蒲桃城也(原本作末)】。

薩毗城：西北去石城鎮四百八十里，康艷典所築。其城，近薩毗，澤山險阻，恒有吐蕃及土谷渾，往來不絕。

鄯善城：周迴一千六百卅步，西去石城鎮廿步。漢鄯善城。今見(原作見今)摧壞。

播(原本作幡，下同)仙鎮：(原註曰：故且末國也。漢書西域傳云：去上都六千八百廿里。隋置且末郡。上元三年，改[播仙鎮]。)

古屯城：在屯城西北。
且（原本作涅）末河：源從南山大谷口出，其源，去鎮城五百里，經且末城下過，因以為名。

以前城、鎮，並陷吐蕃。

蒲昌海：在石城鎮東北（原作東三北）三百廿里，其海，周廣四百里。漢書西域傳云：黃河兩（原本作西）源：一出葱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伏流地下。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也（原本作焉也）。

【說明：上文引字，如用圓弧括出者，皆為我的「按語」。另外，關於鄯善，參看民國五十二年十二月，台北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西北古地研究（楊鍊譯述），頁一一七內收大谷勝真撰「鄯善國都考」。

【(四)

壽昌縣地境【龍按：原係敦煌某氏收藏之敦煌古鈔，今據向達撰「記敦煌石室出晉天福十年寫本壽昌縣地境」（一九五七年四月，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頁四二九—四四二所收者，加以校錄）】說：

『壽昌縣地境

西北去州一百二十里。公廩：一百九十五【龍按：原本作五千】。戶：三百五十九。鄉：一。右，本漢龍勒縣。魏正光六年，改為

壽昌郡，屬瓜州。故書云：舊瓜州，即沙州，是也。其州，宜種美瓜，故號瓜州。後帝因為南沙，改為西瓜州，移瓜州。在東，即今瓜州，是也。宇文保定四年，省入燉煌縣。

武德二年，又析置壽昌縣。永徽元年，廢。乾封二年，又置。建中初，陷吐蕃。寺：一【龍按：原註曰：永安】。鎮：二【龍按：原註曰：龍勒、西關】。戍：三【龍按：原註曰：大水、紫金、西子亭】。烽：【龍按：原註曰：卅四】。柵：【龍按：原註曰：二】。堡：【龍按：原註曰：五】。

黑鼻山：【龍按：原註曰：縣西南五十里，連延西至紫金，亦號紫金山，又至五亭山，亦號五亭山】。

姚關山：【龍按：原註曰：縣東南一百八十里，其山，因啓為名】。

龍勒山：【龍按：原註曰：縣南一百八十里。周時，龍馬朝出咸陽，暮至壽昌，因此山之下，遺其銜勒，故名龍勒山】。

西紫亭山：【龍按：原註曰：縣西南二百九十八里。其山，色紫，故以為名，時人詬為子亭山】。

大澤：【龍按：原註曰：縣東七里。水草滋茂，牧放六畜，並在其中】。

曲澤：【龍按：原註曰：縣西北一百九十里。其澤，迂曲，故以為名】。

龍勒泉：【龍按：原註曰：縣南一百八十里。按：西域（龍按：上引的「沙州伊州地志」，自後簡稱「沙伊志」只作志）云：

漢貳師將軍李廣利，西伐大宛，得駿馬，駭而放之，既至此泉飲，鳴嘶（龍按：原本作噴），響銜落地，因以名焉（參看「沙伊志」）。
龍堆泉：【龍按：原註曰：縣南五里。昔有駿馬，來（龍按：原本作未）至此泉飲水，嘶鳴宛轉，旋迴而去。今驗池南，有土堆，有似龍頭，故號為龍堆泉。（參看「沙伊志」）。
蒲昌海：【龍按：原註曰：源出縣南十里。方圓一里，深淺不測，即渥洼池水也。是得天馬之所。（參看「沙伊志」）。
大渠：【龍按：原註曰：縣南十里。從渥池內，穿入渠。（參看「沙伊志」）。
石門澗：【龍按：原註曰：源出縣東南三里也。（參看「沙伊志」）。
無鹵澗：【龍按：原註曰：源出縣西南十里也。（參看「沙伊志」）。
玉門關：【龍按：原註曰：縣北一百六十里。漢武帝元鼎九年置，並有都尉。西域傳傳：東即限以玉門、陽關也】。
□□亭：【龍按：原註曰：縣東六十五里。前漢破羌將軍辛武賢，敗破羌戎訖，於此築亭，故號破羌亭】。
石城：【龍按：原註曰：本漢樓蘭國。漢書云：去長安六千一百里。地多沙鹵、沙田，出玉。傳介子既殺其王，漢立其弟，更名鄯善（龍按：原本作善鄯，下同）。隋（龍按：原本作隨，下同）置鄯善鎮，隋

亂，其城乃空。自貞觀中，康國大首領康
 艷典，東居此城，胡人隨之，因成聚落，
 名其城曰興谷（龍按：「沙伊志」作典合
 城。四面並是沙鹵。上元二年，改名石
 城鎮，屬沙州。東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
 。（參看「沙伊志」）】。

屯城：【龍按：原註曰：西去石城一百八十
 里。鄯善質子尉屠耆歸，單弱，請天子：
 國中有伊循城，地肥美，願遣一將，屯田
 積穀，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及吏士
 ，屯田伊循以鎮之，即此也。鄯善大城，
 遂名小鄯善，今名屯城。（參看「沙伊志
 」）】。

新城：【龍按：原註曰：康艷典之居鄯善，
 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漢名弩支城。東去
 鄯善三百三十里也。（參看「沙伊志」）
 】。

葡萄城：【龍按：原註曰：康艷典築，在石
 城北四里，種葡萄於城中，甚美，因號葡
 萄城也。（參看「沙伊志」）】。

薩毗城：【龍按：原註曰：在鎮城東南四百
 八十里。其城，康艷典置築，近薩毗，城
 澤險，恒有吐（龍按：原本作土，下同）
 蕃、吐谷渾（龍按：原本作賊）往來。（
 參看「沙伊志」）】。

鄯善城：【龍按：原註曰：周迴一千六百卅
 步。漢鄯善城。今見（龍按：原本只作見
 ）破壞。（參看「沙伊志」）】。
 故屯城：【龍按：原註曰：在石城西北。（

參看「沙伊志」）】。
 西壽昌城：【龍按：原註曰：縣西北五里。
 漢武八年初置】。

蒲昌海：【龍按：原註曰：在石城鎮東北三
 百廿里。其海，周廣四百里。漢書西域傳
 ：黃河兩（龍按：原作此海西）源，一出
 葱嶺山，一出於闐國南山之下。北流與葱
 嶺河合（龍按：原只作葱嶺），東注蒲昌
 海，一名鹽澤，流於積石，名中國河也。
 （參看「沙伊志」）】。

播仙鎮：【龍按：原註曰：故且（龍按：原
 本作沮，下同）末城。漢書西域傳云：去
 長安六千八百廿里。隋且末郡。上元三年
 ，改為播仙鎮也。（參看「沙伊志」）】

且末河：【龍按：原註曰：源從南山大谷口
 出，其源（龍按：原本只作源），去鎮城
 （龍按：原本只作鎮）五百里，經且末城
 下過，因（龍按：原本只作用）以為名。
 （參看「沙伊志」）】

已前城、鎮，並落吐蕃，亦是胡戎之地也。
 （參看「沙伊志」）。

晉天福十年乙巳歲六月九日，州學博士翟
 上壽昌張縣令地境一本。】
 (五)

P、二六九一：沙州城土鏡說：
 『壽昌縣：西北去州一百廿里。：龍勒山：
 縣南二百八十里。：龍勒塞：縣南一百八十里
 。龍堆泉：縣南五里。壽昌海：縣南十里。

……玉門關：縣北一百六十里。：西壽昌城
 ：縣西廿五里。』

總上以觀，此刻我們當可斷言：關於「白龍
 堆」這個專有名詞，如它代表目前甘、新兩省之
 間的沙磧地域，實際如此的地域應是限於東南起
 自今日的蘇木圖，西北伸達今日的鄯善（參看前
 引的「地圖集」第二冊：中亞大陸邊疆—西藏地
 方、新疆、蒙古地方：戊十：新疆地形圖①④
 ⑤⑥）之間所包括的地帶。如它代表今日的敦煌
 縣之一個鄉鎮，那麼，前引的「地圖集」第三冊
 ：中國北部：丁三及丁三四各圖⑤⑥之間，原於
 大泉附近所標註的「白龍堆」，實際就是這個鄉
 鎮的所在。而這樣的標註，至今坊間流行的一般
 有關地圖，就我所知：均付缺如，這也正是我說
 ：張博士博瞻學邃的一大旁證（餘說詳後）。至
 於古往敦煌仕女，習以「龍堆」泛指敦煌的緣由
 ，現且謹就個人所審，分行列述如次：

①由於漢時漢人，本以敦煌郡西面毗鄰的沙磧地
 帶，「形如臥「龍」」，沙岡起伏，綿延不絕」
 ，一望既乏水草，萬象僅現灰「白」，因以「
 白龍堆」為其別稱。

②由於到了唐代，敦煌仕女且以鳴沙山某井泉處
 「時見白龍」，因號該山為「白龍堆」。譬如
 ：P、二六九〇、P、二七四八、P、二九八
 三、P、三八七〇諸敦煌「卷子」之中，實際
 尚有一種名為「燉煌二十詠」（自後簡稱「燉
 詠」）的「玩意」【參看神田喜一郎撰「燉煌
 二十詠に就いて」（昭和二十三年十二月廿五
 日，東京弘文堂發行的東洋學說林，頁九九一

「一四所收者」】。而此「燉詠」的第二詠：「白龍堆詠」說：

『傳道神沙異。恒（龍按：一作喧）寒也自鳴。勢疑天鼓（龍按：一作殼，或作戰）動。殷似地雷驚。風削陵（龍按：一作稜）（還□（龍按：一作峻））。人躋刃不平。更尋楛（龍按：一作搭）井處。時見白龍行。』

（很顯然的，上引的這兩種「傳說」，實際都是以「龍」來作為「宣演」的中心體裁。兩者均與敦煌大有關係，特別是，這首「白龍堆詠」，想來尤其可以作為張博士的「地圖集」之中，原於那個大泉附近所標註的「白龍堆」，應稱準確之一大「新」證。）

③由於漢代的龍勒，本為當時敦煌郡所有六縣之一。至於它的命名，殆與當時當地所屬的渥洼池，相傳曾出「神馬」（亦曰「龍馬」，嘗且經人混曰「天馬」、「駿馬」、「龍媒」），而此「馬」飲水於該池之後，隨竟忘却其銜「勒」，不無關係。資治通鑑（一九五七年十月第二次印刷，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卷十九，漢紀十一（頁六三六）說：

『（武帝元狩三年），得神馬於渥洼水中（龍按：原註曰：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敦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群野馬中，有奇馬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傍，後馬既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渥，

音握。洼，於佳翻。』

另外，「燉詠」的第五詠：「渥洼池天馬詠」說：

『渥洼爲小海。伊昔獻龍媒。花裏牽絲去。雲間曳練來。騰驥走天闕。滅沒下章臺。一入重泉底。千金市不迴（龍按：一作還）』。

但前引的壽昌縣地境，對於龍勒山的命名由來，釋爲：

『龍馬：至此山之下，遺其銜勒，故名龍勒山。』

而對於龍勒泉的命名由來，解爲：

『漢貳師將軍李廣利，西伐大宛，得駿馬，怒而放之，既至此泉飲，鳴嘶，轡銜落地，因以名焉。』

特別是，這種「地境」，對於龍堆泉的命名由來，述爲：

『昔有駿馬，來至此泉飲水，嘶鳴宛轉，旋迴而去。今驗池南，有土堆，有似龍頭，故號爲龍堆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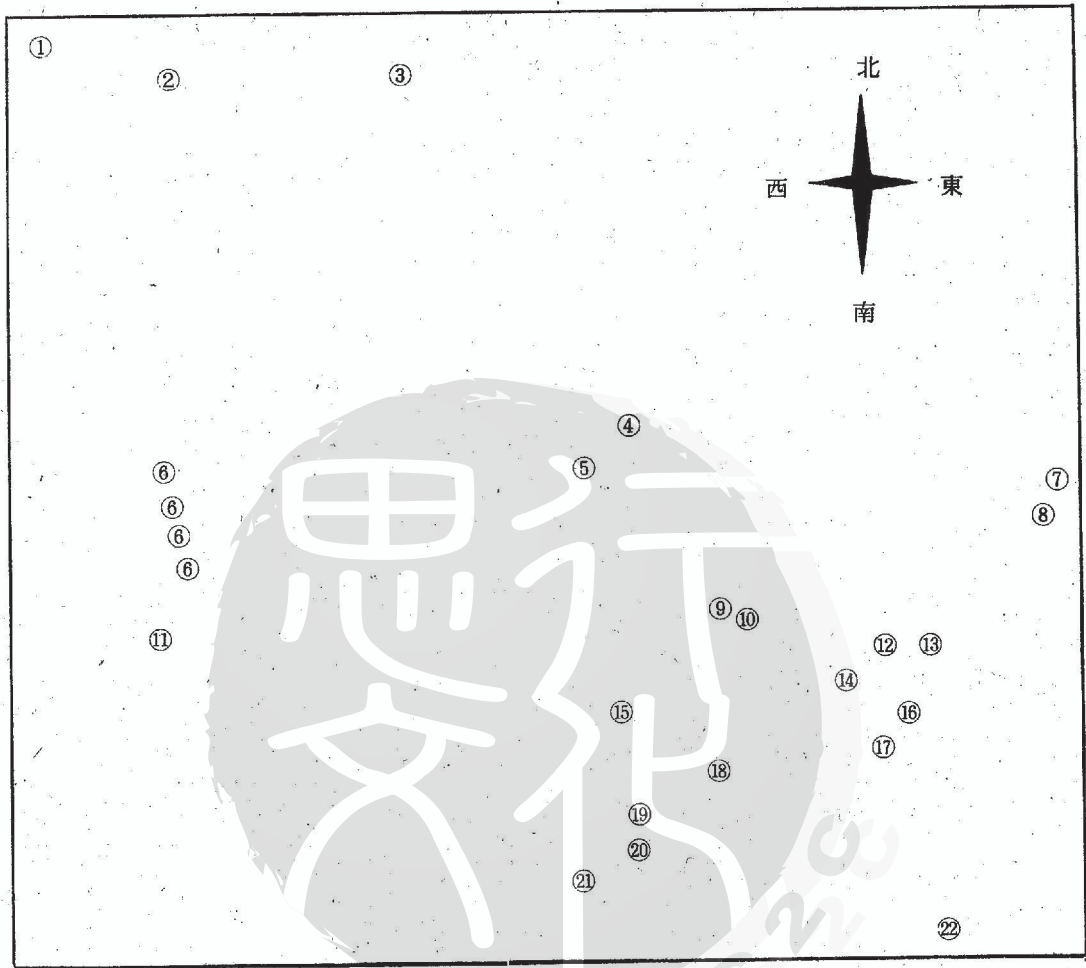
（很顯然的，漢代龍勒縣的「龍」字與當時白龍堆沙磧的「龍」字，彼此代表的意義，最初實還有差別（前者係指「馬」，後者方指「龍」）但當年相傳因「馬」忘「勒」得名的行政區域——龍勒縣，嘗見此「馬」曾經飲水於其所屬的渥洼池，同時，當地人士隨將此池南面形若「龍頭」的「土堆」，號爲「龍堆」！於是龍勒的「龍堆」之「龍」字，乃與「白龍堆」的「龍」字，彼此代表的意義，始可謂完全相同

而無異。「龍堆」加「白」即爲「白龍堆」，去「白」自選爲「龍堆」。）

衆所週知：白龍堆沙磧，向來就與敦煌接壤，而龍勒的龍堆泉和前引的大泉附近的白龍堆，又皆在敦煌境內，正因此如此，古往當地仕女習以「龍堆」，來泛指敦煌與作用敦煌的「代名詞」，這實在不能算是他們的「胡亂造作」！

最後，爲使讀者參閱，我且謹將一些有關地名所代表的實際方位，略予表列如後：

- ①吐魯番（古高昌）。
- ②鄯善。
- ③哈密。
- ④哈拉湖（一作哈喇淖爾，或作黑海子，又作哈喇腦兒，唐與胡泊）。
- ⑤古玉門關。
- ⑥羅布泊（古鹽澤、蒲昌海）。
- ⑦安西。
- ⑧古瓜州。
- ⑨古敦煌。
- ⑩敦煌。
- ⑪古樓蘭、鄯善、石城鎮遺址。
- ⑫千佛洞（一曰莫高窟）。
- ⑬三危山。
- ⑭鳴沙山。
- ⑮古陽關。
- ⑯大泉。
- ⑰白龍堆。



⑱ 黨河口（古馬圈口）。

⑲ 南湖（一作色爾騰海）。

⑳ 月牙泉（古渥洼池）。

㉑ 蘇木圖。

㉒ 黨河源。

三、尾 語

到如今，國內與國外的學人，由於十多年來華岡學園所有成績的空前優越，無不對其創辦人張其昀博士的「大氣魄」與「大才幹」，異口同聲地表示推崇與景仰！但大家似乎並未留意到：由他主編的這套「地圖集」，雖未大量地採用敦煌古鈔卷冊內面的有關記載，作為標註地名的參考，但其既作的標註，竟與敦煌古鈔卷冊內面的有關記載，多見符合，而少有舛錯（其對「白龍堆」所作的標註，實際還只是一小例證之小例證）！現在，我除已謹將個人依據研究敦煌卷冊所有一點兒心得，對此「地圖集」原作「白龍堆」標註，補加上述證如上之外，我還願謹以三十六萬分的摯誠，來將此「地圖集」，鄭重地推介給國際學林的人士，作為教研中華文史的參考。同時，我且再來竭誠奉勸同胞：際茲講求復興國族的文化，倒真無妨亟將這一大批敦煌「文物」，予以必要的重視與對其速行廣泛的「利用」！

六三、二、一三、於法國遠東學術院。

